

张冀雪 著

# 将军壁



太白文艺出版社主编：李星 陈华昌  
中国西部女作家丛书

（第一辑）





# 将军戈壁

张冀雪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将军戈壁/张冀雪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5

(中国西部女作家丛书)

I.将... II.张...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03901号

**将军戈壁**

张冀雪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家园17楼 010-87873533 邮编: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史志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7.25印张 4插页 258千字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

ISBN 7-80680-278-9/I·183

定价:34.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0021)

# 中国西部女作家丛书（第一辑）

主编：李 星 陈华昌

顾问：陈忠实 肖云儒

策划：面具工作室

支持单位：

陕西省作家协会

青海省作家协会

甘肃省作家协会

西藏自治区作家协会

兰州军区政治部



## 西部女作家的崛起

李 星



**在**农耕文明时代,祖国西部曾经孕育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许多强大王朝,但是在宋以后,中华文明的中心逐渐从西部移向东南,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影响,航海技术的发明,西部落后了。广袤的大地,雄伟的高山,无边的沙漠,严酷的自然,各民族文化的封闭成为它发展

的严重阻碍。随着时代的进步,世界文明从工业革命进入到信息革命,中国社会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从专制走上了民主,电视、网络、手机、飞机与高速公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西部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西部逐步融入中国现代化大格局的宏

伟历史背景上，西部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也开始显现其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魅力。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西部文学正以其崭新的面貌和多样化的风格迅速崛起，昌耀、张贤亮、陈忠实、贾平凹、周克芹、阿来、扎西达娃、雪漠成为二十多年来中国文坛一道道鲜亮的风景。相比之下，西部女作家的奋斗和努力虽然勇敢而卓绝，但却因为种种原因而常常走向孤独和寂寞。为了集中展示西部女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新成果，推出女作家新人，扩大西部女作家的影响，太白文艺出版社策划和实施了“中国西部女作家丛书”的出版计划。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征稿、筛选，第一辑五部长篇小说终于面世了，我们希望能引起广大读者和中国文学界的关注与喜爱。

本次收录的五部作品，分别来自陕西、青海、甘肃、西藏及兰州军区五位女性作家，既展示了西部各省区的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化，又集中表现了作家对西部女性生存环境的关心、关注、关怀。其中，有两部作品是青年女作家的长篇处女作，但她们出手不凡，表现了极高的文学悟性与情节结构能力；另三部出自创作经历丰富的中青年作家之手，表现了对既有水平的突破和成熟的写作风范。让我们特别高兴的是，五位作家中就有两位是藏族女作家。梅卓的《太阳石》如其书名所示，描写的是青海藏地一个部落几代人在权力与女人、战争与和平、欲望与心灵方面的隐秘历史，表现了作者对在欲望苦海中挣扎的男人和女人的深切同情和巨大的悲悯；格央的《让爱慢慢永恒》以老练从容的叙述，讲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两个为爱情献身的藏族青年女性传奇般的经历，突现了藏族劳动妇女在生存追求中的高贵与尊严，并展示了七八十年前西藏社会特异的历史和风情；相比之下，周瑄璞的《疑似爱情》、张瑜琳的《网事倾城》则是在物欲疯长的当代社会背景上，对青年女性在爱与性、婚姻与家庭、心灵与肉体方面的矛盾与困惑以及所遇到的尴尬，作了生动的描述与解剖，生动的情节，优美抒情的语言，对女性心理的深切体察，使其具有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将军戈壁》是女作家张冀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围绕一个长征中失散的红军女战士半个世纪曲折

复杂的人生经历,对男权思想、极左政治及疯狂的物质欲望对人性的扭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凝聚了她对西部社会及西部女性命运的许多新思考。五部作品强烈地展示了西部女性在命运及爱情面前所体现出的生命尊严,在长篇艺术和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表现,对各民族女性命运及女性人格的深切关注方面,都说明了她们是有开阔的生活视野、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充足的文学创作经验积累的西部女才子,她们的文学前途灿烂光辉,一片光明。

出丛书,展示某一类题材、某一主题、某一类作家的集体风貌,最大限度吸引读者的关注度,是近年来出版机构常用的突出自己个性化特色的手段。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些丛书为了商业利益,常常做出不实的承诺和宣传,甚至有以色情低俗的作品招徕读者的现象,引起一些读者的不满。针对这种不良风气,“中国西部女作家丛书”开始就严格把好质量关,既注重可读性,又注重思想性、文学性,既考虑到作为再生产基础的经济效益,又充分考虑到良好的社会效益,以开发西部文化为目的,将为读者服务,为西部女作家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宗旨,贯彻精品意识,真正将“中国西部女作家丛书”打造成优秀品牌。

2004.10.12 于西安锦园

## 引子

张冀雪

不知是哪一次的地动山移天崩地裂之后，才有了黑戈壁这片奇特的广袤平地。瀚瀚漫漫的黑戈壁哟，满滩里看上去就是那种青灰色的砾石。青灰色砾石坚硬地嵌贴住枯朽干松的沙僵土地，阳光底下狠狠地发着钢蓝的光亮。真的就像是置身于烤得炽热的青铁之上呢，有股刺鼻的焦糊气味儿。

先人说，要想越过这片碎石的冷硬荒漠，你必须找到两口水泉才能办得到。这两股水泉把荒漠最凶险的枯寂长路分成了“四个干渴日”和“三个干渴日”的行程。你要是寻到了这样的救命的泉子，那么骆驼就不会遭受无水之苦。如果有人找到了其中的一口泉井，那也能过得去。要是一口泉井都找不到的话，旅人就没了指望了。



## 将军戈壁

传说在很久远很久远的古代，有一位将军率领他的兵士征战路过这里。无树无水，几百里荒无人迹呐。灰黄色的荒野滩地唯有遍地粗沙和坚硬的砾石冷冷相对。再就是远处被风和太阳弄成赭红色突起的雅丹，枯干而又松散，没有一点点活泛。炽烈的大太阳燃烧一般无遮无拦不依不饶地暴晒，一次又一次，行进的队伍几次都真真切切地看见前方远处波光潋滟浩瀚的大片水域。将军和他的兵士们远望那片大水，顶着烈日艰难前行。可是到了前方以后呢，他们却没有找到那片大水。虚幻诱人的海市蜃景呐！进退两难，存水仅剩有一壶了。望着疲惫不堪、干渴之极的众兵士，将军不忍独饮，就命令他的士兵们每人用舌舔一口，一壶水就这样被众兵士舔吸一干。

水绝，兵将俱殒。后人念及将军的征战英勇和体恤下士，为他修筑了一座庙宇。一直到了清朝年间，那座庙宇的断壁残垣依然可见。在空旷的荒漠野地格外醒目。

一望无际的枯焦戈壁因此就叫了个“将军戈壁”。

也许在早先，这儿曾经是有过水泉的。也许在更早的时候，这儿也充满了蓝幽幽的海浪呢。当这些带咸味儿的流体泛着白色的浮沫，狂躁地呐喊着，朝东涌聚而去的时候，留下了金色的沙粒，灰色的砾石和灰绿的蒿子，还有青草。于是，沙粒和砾石就在这里静默。蒿子常常在春天开出淡紫色的花儿来。那些青草呢，以强劲的生命无数抵挡严寒和酷暑，顽强地枯而又荣。

牧人唱着这样的歌子：

看那匹像天鹅绒一般全黑的马儿  
你看见了吗  
它像我家里的绒白骏马  
铁色战袍的英雄就是骑在那匹  
马儿上的么  
他是要带人们奔向一个有水有草的地方  
  
有双活泼耳朵的暗褐色小马

哪里去了  
有人看见它连连纵跳着跃过群山  
汗水中淌着鲜红的血汁额头披满白霜  
它一定是去寻找去追回那些被神仙带走的  
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藏  
.....

我是头一回听说了这样一个让人心涌起无限联想的传说和故事。抬头看天，天是那种透彻而又明艳的亮蓝。天蓝得像是一大块蓝玻璃一样变得不真实起来。作家、艺术家还有党史办、文化馆的人他们都走下了车子，他们在八月正午的骄阳底下饶有兴味地眺望这片贫瘠的漠野。夏日戈壁滩特有的干热风撩扯着他们的衣服和头发。他们挥动手臂朝远处指画着，他们转动身子大声地说着什么，他们拍照，他们又一次打开那张一路上一一直带着的大幅地图。那天县委的同志带着他们到家里来找到我的时候正好是我放了暑假。党史办的老吴说：“现今人们都是关心物质利益，能够被年轻人感动的事情真是越来越少了。去吧，你也一起去，看一看你英雄母亲走过的路。学生们也需要革命理想主义的教育。是不是呢？”关于让年轻人感动和受教育的方面我还没来得及认真想过。但是，我愿意追寻母亲的足迹。我苦难母亲一生的传奇经历给我留下了太多难解的谜。就这样，我跟着他们一起来了。当了多年小学教师的我自认还是能够从容地面对教室里42个学生，并且流畅地讲完一堂又一堂语文课。可是当着这么多作家艺术家的面我却感到局促和窘迫。几天来我基本上没说什么话。尽管这样，人们不时提起的一个又一个地名，还有他们谈说的那些事情还是让我一晚上一晚上心绪难平。他们以一种异样敬重和充满爱意的口气，小心翼翼地提起我的母亲的样子也让我心绪难平。空气中不时腾起的依然是滚烫的沙粒，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幅地图在我的眼前不再是虚幻的线条和图案，我一下子就看见了我苦难母亲蹒跚的脚步。

我苦难的母亲唐光秀踉踉地行走在空旷寂冷的山野地里。

1952年深秋的漠风中她单瘦佝偻的身影像是一株枯干的蓼草。

她要是往东走就往那片有着丰饶草场的地方走，或是往西走就在



## 将军戈壁

那个种植了辛辣大蒜的庄子里留下来，那这部书里就不会有我的父亲的影子了。当然也就不会有我，有我的大哥，还有二哥。也许那样母亲的命运又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人的一生真是难说得很多。

14岁那年，在一个雨雪的天气离开四川巴中家乡的时候，我的母亲唐光秀没有想过18年以后，长长的岁月里，她的人生会与这片干涸荒寂的铁色戈壁维系在一起。

那天的雪太大。白蝴蝶一般的雪片满天里飘飞翻滚，赭红色的坡地浸透阴冷的湿气，一片暗红。大雪的山道上一个叫桂芝的年轻女子急匆匆跑过来。年轻女子说：“跑吧，当红军去。”我的母亲唐光秀那时候整个身体蜷缩着紧贴住黄牛的肚腹。她全身都在发抖，脑壳里像是冻透了，结冰了，木钝钝一片混沌麻木。后来，这个名字叫桂芝的姑娘这样说过我的14岁那年的母亲，“那时你在想啥子哟，你的样子像是个傻子！”是的，当时的情况的确是那样，我的母亲唐光秀痴痴呆呆脊背靠紧黄牛的肚腹，她满脑子都在想：要是，要是能钻进黄牛的肚子里那一定是又暖和又舒服。要是那样的话不冻不饿该有多好！那时候我母亲的爹爹我的外公早就死去了，而妈妈也就是我的外婆的样子母亲倒是还记得。留在我母亲的记忆中的外婆总是低头弯腰脊背缚着重重的柴草背篓。我的外婆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她最后竟是背着重重的背篓连同那些柴火一起由山坡上滚了下来，一直滚到了大江里。那一年我的母亲只有九岁。我的母亲唐光秀贴着黄牛肚腹，她激动地想，妈妈，这头黄牛它就是妈妈呐！我的母亲唐光秀心里顿时对那头黄牛有了一种像是对妈妈那样的依恋。

猛然间回过神来时，我的母亲她首先看到的是这个叫桂芝的童养媳脸上紫青色的伤痕。这时候黄牛“扑哧”一声拉下了一泡稀屎，稀屎冒着淡白的热气。我的母亲急忙扑上去将两只冻得生疼的脚插进热牛屎里，这才回过头问：“桂芝姐，你是说——呀，你，你又挨打了？”

桂芝姐牙齿紧紧咬住嘴唇又说了一句：“跑吧，我们当红军去。”桂芝姐说话时的那股子狠劲儿让我的母亲吓了一跳。“当红军？”我的母亲有些吃惊也有些茫然地看着童养媳：“行吗？我们，行吗？”

大概是我的母亲那种迟疑的态度让童养媳对她失去了耐心。桂芝

姐一跺脚说了句你不去算了，我走，说着那个桂芝姐一扭身就走。“哎，你等等，桂芝姐你等等！”我的母亲唐光秀急忙由温热的牛屎那里拔出双脚，顾不得穿上鞋子，跑上去拉住桂芝姐的衣袖。“我去，我去！”我的母亲唐光秀急忙说。

走了几步之后我的母亲唐光秀又停下来，我的母亲说：“你等等，桂芝姐你等我一下。”我的母亲跑回牛屎那里，拎了她的那双已经露出脚趾冰冷僵硬的草鞋，这才跟着童养媳一起，大雪中沿那条山路朝前跑去。

我的母亲一边跑又忍不住几次回头朝那头黄牛看。

14岁那年四川的家乡留在我的母亲唐光秀记忆中的，就是那堆牛屎柔软的温热。

还是从1952年说起吧。我的母亲唐光秀一直朝前走，她就那么走呀走呀，走了一天又一天。旷大的漠野地里，我的母亲灰褐的身影多像一粒丑陋的羊屎蛋儿呐。

远望戈壁，我的苦难的母亲神情木然，心硬似铁。



## 第一章

我走啊，我走了几年啦！我再也走不动了。

**透**过远方似飘似散的薄薄尘雾，能清晰地看得见山巅那儿终年不化的白雪的峰巅。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看去，那高耸的积雪的峰巅呈淡淡清丽的亮蓝。像是就融进了那蓝得深不可测的浩大天宇里。要是不仔细了瞧，你还以为那是一些嵌在蓝天里的云朵呢。夏日里，正午的太阳白花花毒烤着，到处都蒸腾那种焦干呛人的热土尘。土尘弥散成薄得透明的蓝紫色雾霭。那时候望去，远山峰巅白色的雪线在蓝天里愈加高远明丽，更像一缕接一缕飘浮的烟气似的。山势嶙峋，山脊明暗分明，像马鬃飘拂的群马，像疾行拥挤的牧驼。是一种冷峻的铁色。仿佛带着惊天动地的啸声，一路奔突而去。

翻过那座山的北麓以后坡岗显得舒缓。高大的乔木，那些挺拔的

云杉、针叶松愈见稀疏，远没有山里头天然林木的密实繁茂。倒是那些杂树棵子看上去拥挤杂乱。钻进了林子时，也有一种遮天蔽日的气势，树阴遮断阳光，落叶厚软，腐土污黑。穿过那片灌木丛，坡势愈加平缓开阔。瀚瀚漫漫的将军戈壁就在前方；布满青灰的砾石，砂石间丛生一蓬蓬杂乱的蒿草。

绕过一截断残坍塌据说是汉代的风蚀老城墙，山冈大面积起伏着，愈见走低。高地的风在空旷的漠野打着旋儿，灰绿的梭梭蒿子默然伫立，一任毒日头烘烤暴晒。人和羊只踏出的土路崎岖逶迤、像是一截又一截干枯的羊肠子似的。那路没有个尽头。在空旷的荒野戈壁随处都可以见到那样瘦长崎岖的小路。有时候那路看上去是断了，走到头了。可是你一抬头，由别处，由那条秃路前方不远的地方，又看见了人和羊只牲畜踩踏过的印迹。于是，那路就又在前方伸展开去。不绝如一缕脏旧粗糙的绳线。

远远地，你就能看见蹲卧在向阳的山坡洼处那间低矮灰黑的泥土窝棚。那其实是依山崖搭的个半大窑屋。门很低，半截子埋在地里。那窑屋也是半截掏进山崖里。

牧羊的汉子李木升将他窑屋门前那块地拓开、铲平，就成了他的院场。窑屋门前，一盘石磨。那磨看上去又老又钝，石头上刻下的沟槽纹路都有些平了。这个李木升是怎么把这盘厚重的石磨搬运来安放在他的窑屋门前的呢？要么，这石磨就是他自己凿石打造？几乎每个路过这里的人都会这么揣想。

晴朗的日子，你能在北山麓那儿草坡上看见牧羊的李木升。那是一片灰褐土的半干旱荒漠草甸。是羊只骆驼的四季牧场。

从来也不见李木升躺在暖洋洋的阳坡上晒太阳，或者嚼食一节草茎儿，抛个石头子儿什么的。没有。牧羊的李木升从来也不闲着。无风的晴朗天气里，羊儿，李木升并没有多少羊儿；三年前，政府分给他的只有两只半大绵羊，还有一头山羊。三年，原先的那三只羊儿现在已经是11只了。不过，当年的那只黑褐色的山羊是怀着羔的。李木升的这11只羊儿散布在山坡上，有黑有白。阳光底下，它们移动的身影，连同脖子上佩挂的铃铛，多少给这昏睡岑寂的灰褐色山冈坡地增添了几分活泛的声息。



## 将军戈壁

李木升坐在坡上，太阳底下他和这片山地是一个颜色。他就是这块漠土的一部分。李木升肤色黝黑，鼻子两侧和嘴角边上是深深的皱纹。额头上也布满汗渍的皱纹。看不清他的眉眼，也看不出他多大岁数。李木升穿一身旧的早已泛灰的黑布裤褂。那裤褂上的补丁也已看不清原先的颜色了。

他的两只手五冬六夏忙忙地务劳着。有的时候他在编织一条蒲草的帘子，更多的时候，他腋下夹着芨芨草，嘴里也横着衔一把芨芨，眉头紧蹙，神色认真，在编结背斗，还有草筐。他就那么不住手地编着，编着，用不了一个晌午，就能编结好一只草筐。那时候李木升会深深舒一口气，抓过那只刚编好的草筐上下地打量，用一双手摩挲着。他的手太粗糙了。他糙硬的两手摆弄得草筐簌簌地响。后半晌，羊儿吃饱了青草，该回家了。李木升的那只新编结的草筐里，也已拔满了青青的芨芨和冰草。连同捡来的能用来烧火的干枯草节儿。

李木升拾掇好那些草节枯枝。捆扎好拔来的芨芨还有冰草。他两手撑地站起身子，他两只大手漫无目的地拍打裤子上和屁股上的灰土。他的裤子抽皱歪扭，胡乱地系在腰里。他的裤脚那儿用一根绳带扎住，裤裆缝得又肥又大，拖拖拉拉。这么看去，李木升的两条腿也像他的那条不很宽展的裤子一样蜷曲着，成一个罗圈形状。

李木升就那么不紧不慢地迈着他有些罗圈的双腿，拖沓着脚步，散漫地赶着他的那些羊儿回家。

在夕阳的余晖里，寂寥的漠风中，牧羊人李木升的身影摇晃着，在那片蓝紫色的薄薄雾霭中闪现。也成了那种暗晦的紫颜色。还有他的那些羊儿。还有他们走过扬起的飘浮不落的薄尘。他们的身影在北山麓灰褐土的山冈坡地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渐渐地，就融入越来越浓的蓝紫色暮霭中。

回到窑屋的李木升点亮油灯。抱柴火烧炕。然后就着昏暗摇曳的灯影煮一锅手指头粗的杂和面条子，"嘘溜、嘘溜"地蹲在炕头前吃着，一天的光阴也就过去了。

十里路以外有个叫做"十三个泉子"的庄子。不大，满共不到20户人家。有几座堡垒，也不大。每逢农历三、六、九集日，庄子上的人们就会由各家所在的山坡洼走来，肩扛手提，挑担的，背筐的，人们汇聚在

那条通向山外的官道两旁。人们就沿那条石子沙土的公路两旁摆开了摊子。鸡蛋、黄豆、枣儿，五谷粮食、铁器农具、牛羊鸡马，啥都有。就那

